

岭上多白云

谢光明

云没有固定的形状，它像神仙构建天庭的下脚料，很随意地堆放在地板上。那地板就是我们人人仰望的天花板。我曾站在窗前看到一片巨大的蘑菇云，它占据了东方的半边天空，轮廓清晰，蔚为壮观，在西斜的阳光下熠熠发光，如梦似幻。“蘑菇”里不断有云片翻卷着往外汹涌，旁逸斜出，让人浮想翩翩，想象云层里面是否掩藏着神仙或一只巨大的生物。有时候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整个天空就是一块灰蒙蒙的云，这往往预示雨雪的来临。天气晴朗，云朵各自安好，一朵一朵在天空慢悠悠地遨游，不问西东，不急不躁，我自逍遥。雨季时风卷黑云，电闪雷鸣，天空泼墨般压向大地。正当孩子们吓得瑟瑟发抖，将脑袋往大人怀里和被窝里钻，瞬间又雨过天晴，屋檐上还滴滴答答垂挂如珠的檐水，彩虹已现，阳光的光柱透过云层直插大地。因为从不受限于一形，所以看起来什么都像，或许就是云的美丽吧。

云种内容丰富花色众多。春天的云飘忽不定，秋天的云高深莫测，冬天的云冷峻凝结。天空四季，我更偏爱夏天的云。夏天的云千变万化又更加亲近人间，它就悬挂在屋顶和山巅，看起来触手可及，带着天空的神秘

气息，天宇近在眼前。夏日艳阳高照，阳光将白云镀上一层银亮的轮廓，犹如正午的阳光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，耀眼而不刺眼。我常仰躺在草地，看天上的流云。此刻，天空成为一个湛蓝的大湖，人间是湖底的沉渣，白云是一叶叶舟船，悠悠然停歇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。天堂一定很美，白云如帆，船上的神仙，正观赏湖岸的风光。老家皖南深山，林木茂盛，翠竹似海，岭上多白云，那是我对故乡无尽的牵挂。我工作所在的楼层，可遥望郊外连绵的山脉。每逢夏季，白云散落山坳，环绕山腰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百看不厌。最美的时刻，依然是江上落日，天边晚霞，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，晚霞点燃江水，人间美轮美奂，不输天堂。

云看起来飘忽轻盈，如同羽毛，其实，据研究云的平均重量有500吨，相当于一朵云上有三头成年蓝鲸的重量。说一朵云是一座冰山并不为过。用科学方法当然能解释庞大的云团为什么不会掉下来，但我更愿意相信，云之所以潇洒灵动地飘荡在天空，是因为云有一颗自由无欲的心。人生有时候便是如此：当你看到岭上有风光的时候，心中自然会飘出白云来。

帐顶上的秘密

李成

那时候，我们家不大，只有南北走向的三间房子。三间房子中最北的一间是卧室，摆着一大一小两张床。大床是老式的花床，不仅大而且结实，两端还有护栏，四角还有立柱，所以形成一个床顶，上面覆盖有薄薄一层木板。

到了虚龄九岁，我上学了。我的目光素来只注视地面及四周，从来没有想到蚊帐顶上还有一个空间。有一天，我发现妈妈把装麦芽糖的洋铁桶置放在床顶。这怎么能阻止得了我呢？我爬上床头的护栏，站在那里，把洋铁桶抱住，揭开它的盖子，拿出了里面的食物，一顿咬嚼咀嚼，当然很觉满足。过了一两天，忍不住如法炮制，又打了一次小小的牙祭。

也许就在第三、第四次去偷拿食物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床帐顶上不远处还有一堆杂物，上面已蒙了一层灰尘。因为距离较远，我找来一根竹棍，用它去触碰，去拨拉，终于把几件杂物拨拉到了眼前。拿起来一看，原来是几张旧报纸，一本书和一些账本、发票。咦，帐顶上竟然还有这些东西，我大大地惊奇起来。我一直就对书本感兴趣，但在家里几乎找不见一本书，虽然我父亲还是一名教师。欣喜地拿起那本书，原来是本薄薄的诗词集，封面上题写着“毛主席诗词”字样。我一生的阅读就是从这本书开始。



几天后，我再一次爬到护栏上，用棍子去拨拉那旧纸堆，搅起了细细的灰尘。我又拨出了一本书，是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，红塑料封面。继续拨，又拨出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。这都是我看不太懂的，所以我心里又有一丝失落，如果有一本故事书多好啊！可是没有，家里仅

有的几本文学书籍，几年前就被父亲焚毁了，他怕招惹祸事。

我仍不甘心，过了几天，再次站到护栏上去够那堆书报杂物，这一次收获颇大，我拽出了几本语文课本，似乎与我学的不一样，好像分成《文学》与《写作》两种，课文里面还有一篇讲的是童年的鲁迅。我不能确定是否正是这一次，这个伟大的文学家为我所知，但我确实是被他童年的经历（与少年闰土的交往）所吸引。这些发现，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，我尝试着爬到了床顶，它居然没有往下塌陷。我猫在上面，把那堆书物彻底翻开，原来也只剩下几本书了，一本是《毛主席著作成语故事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甚至认为是个宝贝，因为让我知道了许多成语典故，有的还匪夷所思，什么“叶公好龙”“杞人忧天”之类的；另外一本是《欧阳海之歌》，还有一本不知是不是《方志敏的故事》，我已记不确切。前者是本很厚的小说，我暂时还难以啃得动，所以兴趣并不大，因怕父亲责骂，我只把《毛主席著作成语故事》拿下来，其余的仍放在那里。而同时，我还翻出了一大堆发票，我平生都似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发票，都是父亲在从前任教的学校兼任采购员时开的，从这可见他倒是颇得同事的信任。这些发票我也拿下来一些，乱涂乱画后，随便丢弃了。

不知怎么，我到床帐顶上“淘宝”的事情还是被父亲知道了，他虽然没有过于责备我，却也警告了我一下，说这些发票说不定还是有用的，比如要查账什么的，不能乱丢。但也只这样说说就算了，似乎也没有太当回事。我的一颗心落地了。但从此，帐顶上的秘密也不复存在。在帐顶上的这一收获，倒是真的引发了我对于书籍不可遏止的兴趣，它鼓励我开始从各个途径，一点一点地淘书，涓涓滴滴汇聚成池，历年所积聚的图书，也称得上是汗牛充栋。但我还是常常回望当初在家里蚊帐顶上发现几本书时的那般惊喜，甚至感到神奇，总觉得对文字的兴趣一直保持至今，仿佛是前生之缘。

夏花
何红
摄

夜市是城市的烟火

祖儿

读张籍“蛮声喧夜市，海色浸潮台”的诗句，我就会想起三亚，想起那个温暖如仲夏的南国新年。一家人在如昼的夜市里围坐，晚风带着海的微咸，啤酒就着各色海鲜，吃得轻松快意、惊喜连连。三亚的夜市，就算海不在眼前，海的气息也无处不在。而读到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”的句子，我又会想到西安，想起初春的那次忐忑出游。做核酸检测，等核酸报告，各种繁琐的通关，到达西安已是晚八点，马不停蹄赶到回民街已是九点多钟。街市灯火辉煌，行人摩肩接踵，西安的夜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。当我们吃饱喝足、逛到精疲力尽时，夜已深了，而街市依然沸腾。不愧为十三朝古都，西安夜市之兴盛堪比夜市鼻祖——北宋之东京汴梁。

一条夜市，点燃半城人间烟火。

夜市无大小，大有大的繁华，小有小的热闹。曾经生活过的那座小城，主城区不过万余人口，平日晚间九点过后，街上便少有行人。但一到夏天，一条小吃街就人流涌动，食客一拨才去，一拨又来，直至午夜方休。小城的夏天气温奇高，夜市的“热力”不输白昼。无夜市，不夏天，在小城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而位于长江之滨的前江新城，虽然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，但也有一条颇具规模的商业街，有一个在当地颇为红火的夜市。作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，白天的前江仿佛严谨的“理工男”，钻研技术，关注产量；夜间却也有文艺的一面，亲近烟火，坠入红尘。

暮色四合，街灯亮起，当产业园的第一批下夜班工人涌向夜市，那些虚位以

待的店铺立刻就满了，那些张开怀抱的桌椅也满了，一条安静的街市开始喧闹起来，吆喝声、说笑声、煎炒烹炸声此起彼伏，炉火、街灯、霓虹灯交相辉映，一幅前江版《清明上河图》正在铺开，一场“唐宫夜宴”般的盛会正式拉开序幕。

美食是夜市的灵魂。白天的吃为果腹，山珍海味都无暇细品；夜间的吃才是生活，一碟花生米都吃得滋味绵长。宵夜无需繁复，几碟小菜、数瓶啤酒便已足够。三五工友且吃且聊，且聊且喝，越夜越欢，兴尽而归，吃的是欢快的氛围，喝的是放松的感觉。这是前江产业工人一天的句号，画上了，一天就圆满了。

当然，灯火通明的夜市也照着另一种生活、另一个群体。有如云的食客，自然就少不了林立的商铺和满街的推车。一间商铺就是一条流水线，一部推车就是一个工位，担起的是一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。一条夜市就是一池春水，激活一方餐饮、推车、地摊经济，衍生大量就业岗位，丰满一方百姓的“钱袋子”。繁荣的夜市对于前江人来说，既是人间烟火，也是满天星光。所以前江的夜市不止夏天，而是一年四季。

有人说，失望时去夜市走一走，就能重拾生活的希望。这话或许有些夸张，但热气腾腾的夜市的确比白天的街市更温情、更柔软、更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。夜市辉煌的灯火和涌动的人潮打破了夜的黑暗与沉寂，它让城市的活力得以延续，让人们一天的疲惫得以消解，也让餐饮人的盼头得以实现。如果有一天，夜市随着城市建设而彻底消亡，那将使多少失重的灵魂失去一天中最温暖的依靠。